

李氏家族

李佩甫

李佩甫 著

李氏家族

中国当代作家长篇小说典藏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中国当代作家长篇小说典藏

李氏家族

李佩甫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氏家族/李佩甫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5.9
(中国当代作家长篇小说典藏)
ISBN 978-7-5559-0282-9

I.①李… II.①李… III.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47604 号

选题策划	陈 静
责任编辑	陈 静
装帧设计	刘运来
责任校对	赵红宙
责任印制	张 阳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	450011
本社网址	http://www.hnwybs.cn
电子信箱	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	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	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	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21
字 数	265 000
版 次	2015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40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作者简介

李佩甫，作家，一九五三年生于河南许昌。现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。著有长篇小说《生命册》《羊的门》《城的灯》《城市白皮书》《等等灵魂》《李氏家族》等；中篇小说集《黑蜻蜓》《无边无际的早晨》《田园》等；剧本《颍河故事》《平平常常的故事》等；《李佩甫文集》四卷。作品曾先后获茅盾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施耐庵文学奖、人民文学奖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飞天奖、华表奖等。部分作品翻译到美国、日本、韩国等。

中国当代作家长篇小说典



目录

1_	引子	—	5_
6_	奶奶的『瞎话儿』(一)	—	11_
12_	羊(一)	—	16_
17_	鼠	—	25_
26_	奶奶的『瞎话儿』(二)	—	31_
32_	羊(二)	—	37_
38_	牛	—	44_
45_	奶奶的『瞎话儿』(三)	—	51_
52_	羊(三)	—	58_
59_	虎	—	68_

160	奶奶的『瞎话儿』(七)	166
140	蛇	159
135	羊(六)	139
123	奶奶的『瞎话儿』(六)	134
114	龙	122
106	羊(五)	113
100	奶奶的『瞎话儿』(五)	105
87	兔	99
76	羊(四)	86
69	奶奶的『瞎话儿』(四)	75

羊(十)	奶奶的『瞎话儿』(十)	鸡	羊(九)	奶奶的『瞎话儿』(九)	猴	羊(八)	奶奶的『瞎话儿』(八)	马	羊(七)
241	229	215	208	201	193	187	180	173	167
246	240	228	214	207	200	192	186	179	172

311	306	290	279	273	257	247
尾声	羊(十二)	奶奶的『瞎话儿』(十二)	猪	羊(十一)	奶奶的『瞎话儿』(十一)	狗
326	310	305	289	278	272	256

引子

七奶奶死了。

她的生命用仅存的一颗门牙顶着,顽强地活到了八十二岁。凡是出生在大李庄的孩子,将永远记住她讲的“瞎话儿”。在谷场上、大树下,七奶奶那带有神秘、恐怖色彩的“瞎话儿”像天上的月亮一样每晚准时地出现在孩子们的心头,尔后,伴着他们一日日长大……

更使人难忘的是:一九八三年七月,一个炎热得让人激动的夏天。在庄稼人刚刚吃饱饭之后,河南乡村悄悄地刮起了一股续家谱的热潮。于是,大李庄村辈分最长的七奶奶,颤颤地拄着枣木拐杖,以惊人的毅力叩开每家每户的大门,召集全族“识字人丁”,在当地政府既不反对、亦不支持的情况下,集资两万余元(每家每人出资一元),费时三个月整,七续李氏祖谱!待秋叶飘飘,七续祖谱印制成册,在床上瞪着眼躺了十一天的七奶奶才溘然长逝。

为此,七奶奶赢得了本村空前盛大的葬礼。那超度魂灵的“响器”整整为她吹奏了三天三夜……

然而,七奶奶却没有走。由于惊人的忙乱,家族的不肖子孙竟然忘记了给

她老人家“出魂”！

为了补救这重大的疏忽,让老人放心地上路,后人们决定再次郑重地为她老人家送行。为此,后人们不得不把有十数卷之多、庞杂纷繁的《李氏祖谱》简略地摘抄在大纸上,张贴于村口最醒目的地方,好让她老人家看清楚,她可以放心地走了……

卷一(摘)

七续祖谱序

国有国史,省有省乘,县有县志,族有族谱,意义均在于记载其发展的历史。家谱具有史实意义……

自民国二十年六次续家谱以来,又五十多个春秋了。家族人丁繁衍兴旺,支脉广布。随人口增加、星散,多有面而不识,不知列祖列宗之后人。因此,有必要重续家谱,以使后代明祖明宗,知其家族血脉之渊源。

由谱记载,本族历代人丁都为国家、社会做出了卓越之贡献,其中不乏名人、功臣。近年来,亦出现了一批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科技、文化诸方面做出贡献之人物,这是家族的骄傲。为发扬家族传统,以示后代子孙光耀门庭,奋发图强,发扬光大,做些历史的记载是必要的。中华民族是由各个家族组成的。每个家族都是民族的细胞。若每个家庭都能光耀祖宗,为本族争光,无疑,中华民族就有希望。一个人不爱家,岂能爱国乎?……

在这次续谱中,承族人×××、×××等废寝忘食,夜以继日,收集编纂。费时三月有余,终得问世,这是家族的大事,阖族无不为之欢欣。愿全族……

××世孙 ×××沐手敬撰

× × 世孙 × × × 沐手敬撰

.....

族论(略)

族法族规(略)

命名编

(亦称“世字行”)

因家族血脉旺盛,繁衍有序,原世字行已不足用。现经编纂委员会研究,阖族同意,决定再续于世:

(原)忠厚持家久 孝廉布四方

①②③④⑤ ⑥⑦⑧⑨⑩

(原)节全是吾本 义字万世传

○○○○○ ○○○○○

(续)恩山后人种 泽荫水流长

○○○○○ ○○○○○

(续)子延福佑苗 孙承光耀果

○○○○○ ○○○○○

(注:“子”字辈为本族第三十一世孙。)

卷二(摘)

功名卷(略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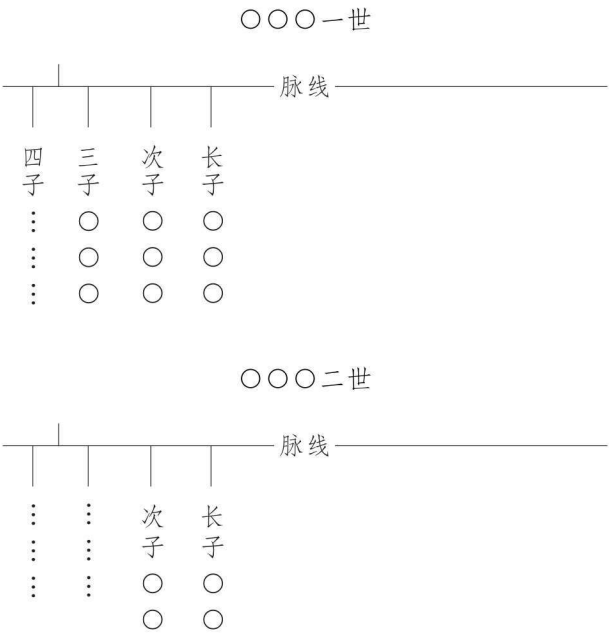
(注:此卷包括族人中为国家社会曾做出卓越贡献之人丁或现科级干部、工

程师以上者；倘有特殊贡献或事迹不凡者，无论有无职位、名分，均可单独立传。)

卷三(摘)

脉线卷(略)

图示如下：



○○

.....

(注：卷三至卷八均为血脉卷。)

卷九

人丁卷(略)

(注:此卷记载每家人口多少。包括姑娘出嫁到何处何家系何氏之妇;过门媳妇来自何处何家系何氏之女;还包括前后妻室、大房二房之嫡生子嗣。)

卷十

墓茔卷(图略)

(注:图中详记祖坟茔地之规模、方位及死者墓址、排列顺序等。)

七奶奶该走了。

血脉不是连着的嘛,一代一代相连,一支一支接续下去。再说,后代的子孙不是一个个都长起来了嘛。她那超常的记忆已经给大李庄村的后代子孙烙上了鲜红的、不可磨灭的印记,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?

也许,七奶奶仍有放心不下的事体?她的“魂灵”仍在村庄的四周游荡着、游荡着……

是呀,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,年轻的族人并不把这千古大事放在心上。在纷纷攘攘的世间,各自要做的事是那么多,欲望被花花绿绿的世界烧着,怎能让老人家就这么放心地走呢?

也许……

奶奶的“瞎话儿”(一)

很久很久以前,在一个滚动着橘红色落日的黄昏,族人们齐齐地跪在一棵巨大的老槐树下(一代一代的后人,一代一代的讲述者都曾说是老槐树,那是槐树吗?)。

槐树前端坐着八十二岁的远祖。老人安详地坐在那里,闭着智慧的双眼,那过分成熟的额头挺挺地仰望苍天,那由岁月和风沙切出一道道纹路的老脸,漫散着紫红的光。在饱受了七十七天的风沙之后,老祖宗那像“活地图”一样的老脸上还能透出紫气来,使族人的心灵上得到了一些宽慰。

族人们偷觑着老祖宗的脸色,期望着能从他的脸上得到一点什么。然而,他们看到的仍是一片默然。他脸上那由汗霜凝结成块块的灰沙正一片一片地往下掉,遍布紫气的脸膛清晰地显现出一条条红涨透熟的血脉,看上去就像是一条条紫红透亮的蚯蚓。那威严中蕴含着智者的慈祥,渐渐、渐渐,有笑意透出来了。那笑意仿佛是他睿智大脑里播出来的智慧之光,就像是紫红的太阳普照着跪下的族人。于是,族人们连连叩头,叩谢上苍的恩赐。

天静静,地也静静。暮色正在缓慢地合围,那一轮火红的球即将滚落,夜就

要来临了。饥饿、寒冷和旅途的劳顿一齐袭上族人的心头。在跪着的黑压压的人群中,孩子的哭声四起。可谁也不敢动,就那么死跪着。在这次迫不得已的大迁徙中,他们已经随着老祖宗走了七十七天了!漫天黄沙几乎裹去了三分之一族人的生命,只有身上蕴含着祖先那无穷耐力的人才能走到这里。他们在静等着老祖宗的明示,盼着老祖宗能在冥冥之中的上苍的庇护下,指出一条通往幸福的路。——在天黑之前!

落霞那橘红的光线正在一点一点地缩回去,火球在跃下地平线之前艰难地弹跳了两下,摇摇地坠落了一半圆红。老祖宗脸上的紫气也随着渐渐地消散,暗下来岁月的印痕。那老人斑霎时布满了整个脸膛,沟沟壑壑的纹路也风干了似的绷紧,那眼依旧闭着。

族人们焦急地再次叩头,叩拜声震天动地!终于,跪在前边的族人看见老祖宗微微地挪动了一下腿,麻鞋无声地掉在地上,伸出了一只脚……

一声长喝,族人们依照老祖宗的“吩咐”单腿跪下,对天盟誓:

从此以后,不管走到天涯海角,凡小脚趾是双指甲盖的,就是族人的血脉!

族人们定定地看着自己的脚,看着小脚趾上的双指甲盖——族人的标记,发誓要一代一代传下去。

就在夕阳落下的最后一刻,老祖宗的手缓缓地扬了起来,启示般地指向远方。族人们随着转过脸去,奇迹出现了:

在夜幕即将合围的远方的天边,出现了一条清凌凌的大河,琴韵一样的水声隐约可闻,河那边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……

有水,就有了活路。

于是,族人们齐声欢呼,叩谢上苍的恩赐。可当他们转过脸来的时候,老祖宗已经倒下了,脸上带着安然的微笑。族人们全都匍匐在地,一个接一个上前去吻那族人血脉的印记……

最后一个去吻祖先脚趾的是族人中最年轻的季和。他背着全族人唯一的木犁,淌着满脸热泪,爬到了老祖宗的脚前。在他吻脚趾的一刹那,季和偷偷地瞅了老祖宗一眼,又赶忙低下头去。从他记事起,老祖宗就没说过一句话。他为什么不说话呢?(许久之后,季和脑海里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念头:难道老祖宗是哑巴吗?)他不敢往下想……

族人们开始祈唱了。苍凉悲壮的诵唱声在沉沉的暮色中飘荡……在诵唱声中,族人们轮番捧起一抔一抔的沙土撒在老祖宗身上,直到夜半时分,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土丘。土丘上,按照本族最隆重、最尊贵的葬礼仪式,放置了五颗珍贵的谷种……

黎明时分,当季和醒来的时候,突然发现人们不见了。除了远去的一大片脚印以外,就剩下老槐树、祖坟和他。他躺在沙窝里睡得太死了,竟然没有听见一点声音。他爬起来,拍拍身上的沙土,朝着远方望去。除了一望无际的黄沙之外,什么也没有。没有河流,也没有绿树……他又一次睁大眼睛定定地望着远去的脚印。难道眼花了吗?黄尘,黄尘,遮天蔽日的黄尘……他就这样围着祖先的坟走了一圈又一圈,又趴在地上听了很久很久,没有水声,只有呜呜的风。

季和呆住了。

如果顺着族人的足迹寻去,他会赶上的。就在他扛上木犁迈腿的时候,仿佛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攫住了他那颗年轻的心,使他再一次看了看老祖宗指定的方向,那里的确只有漫天黄沙。他迟疑了,一步一步倒退着朝另一个方向挪。他知道背叛老祖宗的遗嘱是要遭报应的。他觉得他浑身在抖,惊恐地闭上眼睛,等待着响在头顶上的巨雷把他炸成碎片!一步,两步,三步……十步之后,他猛地睁开了眼睛。四周静静的。突然,他飞快地跑上了埋着老祖宗的土丘,大口喘着粗气,把坟顶那五颗谷种攥在手里。而后,他倒退着走下土丘,在坟前